

黑色幽径系列

4

[英] 阿伦·弗莱明·琼斯 著
朱曾汶 译

鬼飞行员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黑色幽径 鬼飞行员

[英]阿伦·弗莱温·琼斯 著
朱曾汶 译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色幽径 / [英]阿伦·弗莱温·琼斯著;朱曾汶,林铮译.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2.8

ISBN 7-5391-2114-9

I.黑... II.①阿...②朱...③林... III.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5245 号

Original title: *Dark Paths—The Phantom Airman*

Copyright © 1999 Allan Frewin Jones

Origin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Macmillan Children's Books, London

黑色幽径·鬼飞行员

责任编辑 方 敏 汤 荣

美术编辑 黄 震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印刷十二厂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960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07 千字

印 数 1-6,000

书 号 ISBN 7-5391-2114-9/1·508

定 价 60 元(全 8 册)

(二十一世纪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追溯历史的奇径(代序)

赵丽宏

人类的历史,是一条七彩斑斓的长河,它从遥远迷蒙的地方流过来,由远而近,由模糊而清晰,源源不断地流到今天。现代人类对历史的了解,主要的途径还是通过书籍。书像一扇扇洞穿岁月的窗口,使我们从中窥探到历史的某一个片断,甚至浏览一段早已逝去的漫长岁月,使我们认识很多生活在过去岁月中的人物。

而关于历史的书籍从何而来?毫无疑问,这是无数孜孜不倦的探求者和思索者辛勤劳动的结果。他们可能是历史学家,是严谨的学者,也可能是对历史满怀兴趣的文学家。所有著书立说者,其实都是历史的讲述者,只是各自讲述的角度、内容和方式不同。对那些既介绍历史知识,又引人入胜的书,读者永远持欢迎的态度。英国麦克米伦出版社 1999 年推出的系列小说“黑色幽径”,便是这样一套书。这套丛书共 8

本，依次为《柳条人》、《鼠疫坑》、《不平静的坟墓》、《鬼飞行员》、《毁船打劫者》、《染血的石头》、《修士的诅咒》和《鬼光》。

这套书的作者是一个有着丰富想像力的作家，他以别出心裁的方式，把读者引进古老却新鲜的历史，引进一个个陌生而又趣味十足的天地。这套小说和历史有关，其中涉及的历史，从远古时代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内容极广，它们不同于历史教科书，不同于戏说历史的民间野史，也不同于以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历史的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四个少男少女，他们利用假期参加考古活动，在考古过程中，遭遇种种惊险的奇境。面对历史，他们不仅是好奇的发问者，也是兴致勃勃的探求者。他们以独特的方式楔入历史，和过去的年代融为一体，亲身参与了历史，观察了历史，感受了历史。在小说中，时光的隧道不时在四个少年面前展开，走进去，他们便能在瞬间进入过去的岁月，侦察到早已消失的历史奥秘，使悬浮在现代人心中的疑团一一化解。他们以奇特的方式越过时间的隧道，在历史和现实之间作奇妙的漫游。荒诞的故事，不可思议的情节，似真似幻的场景，展示的却是真实的历史景象。跟着他们的足迹，读者能走进遥远的

世界,回到早已逝去的岁月,和千百年前的人物作种种交流。这样的情节,当然是作家的创造,是幻想的产物,但它们却有真实的历史作背景。

小说并不是全景式地向读者展开历史的画面和重大事件,而是通过剖析一两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或者对一种民间风俗的考察,将遥远的历史场景重现在人们的面前。譬如《不平静的坟墓》,向读者展现的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中国的学生在学世界历史时,必定也涉及到这段历史。然而对孩子们来说,课本中的介绍不免枯燥无味,无法在心灵中留下深刻印象。《不平静的坟墓》并没有正儿八经地向读者介绍这段历史,也没有以历史学家和社会经济学家的观点分析这段历史。小说中,四个孩子走进了一个两百多年前的废墟,无意中发现了当年的一个扑朔迷离的凶杀事件,其中有一个失踪后下落不明的姑娘。四个孩子历尽艰险,将历史之谜一层一层剥开,使隐匿了两百多年的真相水落石出。而在考察古老庄园废墟,探索当年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恩恩怨怨的同时,读者对圈地运动是怎么回事,也有了形象的了解。另一部小说《柳条人》,考证的是英国历史上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在“五朔节”的仪式

上,曾残酷地杀害童男童女作为牺牲。这类可怕的迷信陋习,世界各地都曾有过。在一个小镇上,四个孩子以不可思议的方式亲身经历了可怕的“五朔节”祭祀仪式。从野蛮到文明的历程,延续了漫长的千年时光,而在小说中,这样的过程浓缩成短短的几天,甚至只是稍纵即逝的一瞬。小说中不时出现的幽灵,并不是宣扬迷信,而是孩子热情和意志的升华,是幻想的产物。这些时隐时现的幽灵,为小说增添了很多趣味,使情节更吸引人,他们在故事中常常充当向导的作用,把四个孩子和读者一起带进历史。

以这样的方式介绍历史,在我的印象中,还不多见。对中国的孩子来说,读这样的书,不仅能使他们了解英国和英国历史,更有意义的是,可以启发他们对历史的兴趣,以及懂得了解历史,探求历史真相的方法,也可以激发他们的想像力。小说中这四个外国孩子,他们那种求知精神,那种锲而不舍探索历史真相的科学态度,那种为探索真理不畏艰险的勇敢,值得中国的青少年学习。

目 录

追溯历史的奇径(代序)	1
-------------	---

第一章	像来自夏日天空的闪电	1
第二章	坠毁的喷火式战斗机	15
第三章	世界醒了	22
第四章	心灵污迹论	35
第五章	触发物	42
第六章	老雪松,老新闻	49
第七章	惟一的目击者	60
第八章	雨、血和火	73
第九章	秘密日记	80
第十章	弗洛丽的美国情郎	94
第十一章	格伦·卢斯索克的鬼魂	102
第十二章	炸弹碎片说话了	114
第十三章	I Rot Rat	130
第十四章	风暴性大火	140
第十五章	在宁静的天空中飘浮	152
第十六章	上气不接下气	162
第十七章	灵魂的黑夜	172
第十八章	在草下面,在钢铁下面	182
第十九章	轰炸机在头顶呼啸	201
第二十章	叛徒和孩子们	211

后记	220
----	-----

第一章 像来自夏日天空的闪电

日记：1940年8月24日。

完啦。他死啦。尽管代价是巨大和可怕的。

可是这项工作我能坚持多久呢？责任和恒久的危险势不可挡。我又如何容忍这件我今天必须做的可怕的事呢？我只能盼望我们的最后胜利将会证明这件事是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做的。

“你带我来的这个地方真好，杰克。”弗兰姬·菲茨杰拉德在蒙蒙细雨中眯起眼睛，朝长满繁茂的野生植物和青草的辽阔的荒野望着。附近，在下着毛毛雨的昏暗中，有几幢陈旧衰败的房子：棚屋、谷仓般的黑色建筑物以及盖着生锈的铁皮屋顶、摇摇欲坠的茅屋。有几所没有特色的砖房，窗子用木板钉死，还有一座饱经风霜、内部被掏空的正方形混凝土塔台。整个的印象



是荒凉和无人管理。

弗兰姬把衣领竖起来，抵御像箭一样落在她身上的寒冷的雨，然后自嘲地补充一句：“真奇怪，这么长时间了，我怎么一直没想到。这个地方实在太棒了。”

杰克·克里斯马斯向她睨视了一眼。“我记得，”他边说边轻轻地把披在眼睛前面的漂亮的淡褐色头发捋开，“这其实是你的主意。”

这话有几分是正确的。一直到几个星期前为止，他们当中只有弗兰姬一个人知道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报废的老飞机场居然还存在着。

“我告诉你飞机场在哪里，”弗兰姬反驳，“可我并没有说这是一个度假的好地方啊。”

“咱们也许应该带点野餐吃的东西来。”杰克的弟弟汤姆·克里斯马斯说。虽然杰克个儿比汤姆高，两个男孩一望而知有血缘关系。他们之间一个很大的差别是眼睛。汤姆的眼睛炯炯有神，充满好奇，杰克的眼睛则好像永远凝视着一样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是啊，咱们也许应该把伞也带来。”蕾根·范德林登望着滚滚的乌云说。

“哎，咱们既然已经来了，就该把工作完成好。”杰克说。他们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来是



为学校的一个课题拍些照片。

从平地上是很难对老飞机场获得一个清晰的印象的。他们是从环形铁丝网的一个缺口钻进来的。铁丝网有许多这样的缺口：不是被踩倒一大片，就是缺少许多米。原来的入口还在那里，就在他们左面：混凝土柱子东倒西歪，锻铁大门斜挂在断裂的铰链上。

他们对飞机场的布局只有一点模糊的认识：有一条混凝土的环形路。弗兰姬在说话的当口其实正站在这条路上面。它成环状通往远处，又以一个巨大的不规则圆圈折回，围绕着三条交叉的混凝土跑道，像灰色的长舌头，在高高的草丛中隐约可见。

汤姆穿过环形路，费力地在草中走。他把照相机举到面前，说：“我要趁雨没有下大之前拍几张快照。”他喀嚓一声把照相机设定在全景模式上，同时把取景器摇到左面。他心里已经有了一系列连锁照片，这些照片可以一张张连起来，形成整个飞机场的鲜艳夺目的环形全景图。

蕾根笑盈盈的脸在图像正中出现了。她把两个手指塞在两边嘴角里，把嘴拉得大大的，舌头伸出，眼睛变成斗鸡眼。

“滚开！”汤姆气坏了。

“干吗生那么大气呀，汤姆？”蕾根反问，“你难道不知道风景照前部一定得有个人吗？这对照片的比例有好处，而且给作品那种经典的人情味。”

“人情味？”汤姆讥讽地说，“你怎么一下子感到你是人了？”汤姆常常怀疑蕾根是不是一个魔鬼，专门派来折磨他的。她11岁，比他小一岁，长头发乌黑油亮，额头宽广洁白，额头下面是一双汤姆生平见到过的最吓人的眼睛：湛蓝湛蓝。黑头发，蓝眼睛。真怪！

他转动照相机，让蕾根到画面外面去。可他刚刚按下快门，她又跳进他的镜头里了，双臂张开，嘴巴张大，粗声粗气地喊：“哎——哟——哟！”

“去你的！”汤姆吼道。

弗兰姬看见蕾根的滑稽动作，忍不住哈哈大笑。汤姆是这个调皮捣蛋的美国姑娘再好不过的靶子，他总是自投罗网。

汤姆转过身向弗兰姬和杰克站的地方怒目而视。杰克耸了耸肩膀，好像在说：有什么法子呢？蕾根就是蕾根嘛。

“一张照片彻底报废了！”汤姆咬牙切齿地说，“要是某些人不认真对待，那咱们的课题永



远也完不成。”

“悠着点，哥们，”蕾根若无其事地说，“时间有的是。”

“一共才两个星期，”汤姆嘟起嘴说，“咱们9月6日返校，可今天已经8月24日了。”他很快地心算了一下。“两个星期都不到。只有12天。这个工作咱们几星期前就应该完成的。”他向他的三位朋友看着，“我没有说过这个工作几星期前就应该完成的吗，杰克？”

“说过，”杰克承认，“说过好几回。”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蕾根反问，“咱们需要的不就是几张快照吗？”

“我才不拍快照哩。”汤姆小声抱怨，“我要在大雨落下来以前拍完。”

弗兰姬抬头望着阴云密布的天空。在他们搭乘达里尔·佩珀那辆摇摇晃晃的老爷面包车来飞机场的这段时间里，本来蔚蓝的夏日的天空已经抹上一条条灰色。此刻，更黑的乌云从东方涌来，乌云很快地掠过天空，从一个天际到另一个天际。

天气看来不会好转。达里尔甚至不肯从面包车上下来。他观察天空后说：“大雨就要落下来了，我在车上等你们。”他们就让他独自一人



留在车里，埋头读一本描写十字军东征的书。

这一大片荒废的地就在市镇外面。和蕾根及两个男孩不同，弗兰姬一生都住在利奇福德，就像她父母和祖父母在她出生前都住在那里一样。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可怕的、难以想像的岁月里，当这块荒地在战斗机的轰鸣以及炸弹的隆隆声中震动时，她的奶奶还只不过是的小女孩。

所有这一切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因为从弗兰姬记事那时起，利奇福德郊外的这个老飞机场就一直闲置着，无人过问。作为一个爱冒险的孩子，弗兰姬以前在这儿玩过，但是都在环形铁丝网外面，从未到过铁丝网里面。而现在，要不是廷克夫人给他们布置的暑假作业，她也不会到这儿来。

廷克夫人是圣哥伦布学校考古俱乐部主任。俱乐部简称ACE。在十来个会员中，热情最高的就是弗兰姬、杰克、汤姆和蕾根这个小组。加入ACE使这四位朋友感到说不出的兴奋，也遭受意想不到的危险。

当飘飘忽忽下个不停的毛毛雨使这个夏日的下午变得昏暗、阴沉、索然无味时，弗兰姬和她的三个朋友明显地感到今天不大可能有什么



了不起的事情发生了。

这倒不是因为作业不令人感兴趣。廷克夫人要求ACE的会员们尽可能调查清楚从1939年到1945年，也就是反纳粹德国战争激烈进行的年代里，利奇福德的全部情况。杰克、弗兰姬、汤姆和蕾根选择了曾经是11集团一个组成部分的“利奇福德绿”飞机场这个课题，11集团是驻扎在英国南部的皇家空军的总称，这个集团在1940年7月到10月以“不列颠战役”著称的战争期间曾勇敢地抗击纳粹空军的全部威力。

“你要是想拍照就快拍吧，”蕾根对汤姆说，“我保证不再和你捣乱。”她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被雨水打湿的场地。“不过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拍快照的。”

“我创作照片，”汤姆咕哝着走开，“我不拍快照。”

蕾根笑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感到这里没有一样东西值得拍照。”她瞅着弗兰姬，“上次你说这儿还有一些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东西，我还以为你指的是生锈的破飞机和诸如此类的玩意儿。我没有料到你指的是一堆垃圾。”

她跟在汤姆后面，两只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咱们要是能有达里尔答应给咱们的那个金

属探测器就好了，这样咱们至少就可以有机会挖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她回头向另外两个跟在她后面的伙伴笑笑，“比如一颗没有爆炸的炸弹。那才有劲呢。”

“要是它爆炸了就不大有劲了。”杰克逗趣地说，“不过达里尔还是认为他可以弄到探测器。”

“他正在想办法为咱们安排一次空中旅行，”弗兰姬提醒蕾根，“要是成功了那才真有力哩。我从来没有乘过双翼机。”

“哦，随便说说，”蕾根说，“我真的很喜欢达里尔，不过我要等到真正坐在飞机里才会相信他说的那个空中游览玩意儿。懂我意思吗？”

他们那位十九岁的朋友达里尔——圣哥伦布中学毕业生，ACE创办人之一——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曾经帮过他们不少忙，但是他似乎不是那种神通广大，能为他们操办一次空中旅行的人，至少蕾根认为他不是的。

“你应该对他多一点信心，”杰克说，“他还从来没有使我们失望过。”

“嗯，但愿他能把事情办成。”弗兰姬说，“要是能从空中拍几张飞机场的照片，附在作业里，那咱们的作业就真正盖帽了。”她望着杰克。“咱



们可以拍几张当时和现在的照片。画一张草图，说明飞机场在战时可能是怎样的，旁边再附一张照片，说明飞机场现在是怎样的。廷克夫人保证会喜欢得发疯。”

蕾根放声大笑。“条件是咱们的拍照迷在拍照的当口没有把照相机掉到飞机外面。”

在蕾根说话时，汤姆已经艰难地走到老飞机场远的一头。他正在忙着给一座有一个平混凝土屋顶的小砖建筑物拍照。那是一个支离破碎的防空洞。

蕾根快步追上他，大声叫道：“喂，汤姆！你知不知道，你要从空中拍照的话，得用绳子把你捆在飞机下面？”

“滚开！”汤姆回头向她吼道，“你的话一点也不好笑！”

弗兰姬和杰克穿过一条宽阔破裂的混凝土跑道，裂缝里长出挺拔的野草。这是三条跑道中的一条。他们大概是在飞机场的中心。杰克慢慢地绕了个圈子，竭力设想飞机场在战争年代是什么模样的。

一阵冷得出奇的风吹得草儿摇摇摆摆。弗兰姬把一簇金发从眼睛前面撩开，抬头往天上看。黑压压的云堆在天空燃烧，把空气烧焦，投